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出手

凌波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手

凌 波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手/凌波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69-5

I. ①出…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689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贼拉拉大的大森林，铸就了关东魂儿。
贼拉拉大的大烟炮，抖出了关东神儿。
贼拉拉大的大平原，养育了关东人儿。
贼拉壮的关东汉，
贼拉浪的关东妞。
爱唱的是二人转，
爱扭的是大秧歌。
大豆包蘸糖稀撑得肚皮鼓鼓地儿，
高粱烧子就咸菜喝得俊脸美美地儿，
拿起了老洋炮，消灭那小日本儿！

.....

目 录

第一章	猪倌投军 /1
第二章	英雄救美 /24
第三章	智斩匪首 /45
第四章	怒灭邪教 /63
第五章	惊世枪声 /89
第六章	烈火真金 /112
第七章	冲冠一怒 /124
第八章	打入敌巢 /138
第九章	一枪成名 /166
第十章	侠虎仙踪 /173
第十一章	日落日出 /195
第十二章	侠仙之本 /217
后记	/255

第一章 猪倌投军

—

老黑山坐落在巴彦的东北角，是小兴安岭完达山的余脉，山高林密，怪石嶙峋。偶尔的几声虎啸熊吼打乱了整个山林的幽静。一时间野鸟炸营，野鸡飞掠，狼奔豕突，刹那隐没于丛林深处，整个山林重又归于那深不可测的宁静。云雾从山脚下升腾而起，山峰四周起伏着弥漫的云气，似大海潮涌奔腾着扑面而来，置身其间如仙似幻，这就是巴彦八景之一的黑山云海。

山脚下有一不到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名叫飞龙泉村。村正中有一泉眼，名叫飞龙泉，泉水冬天不冻，夏天不枯，日夜喷涌，且甘甜可口。用飞龙泉水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又抗炖，酿出的酒清香四溢纯美甘甜，养出的男儿女儿也是水灵、俊美，百里内都有名气。

刘飞家的三间茅屋距离泉眼不到三十米。

清光绪年间，山东老家连遭三年大灾，刘飞的爷爷和二十几户亲友结伴闯关东，一路要饭来到了老黑山，正赶上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财政吃紧，为了募集饷银，下令开垦禁封之地蒙古尔山，这些难民便在此落脚，开荒种地，生儿育女。

刘飞的父亲叫刘世理，他死的那天极其怪异。

天空仿佛被拌了沙子，异常混浊、沉重、憋闷。

刘世理跟陈大肚子说：“这天太他娘闹人了，纯跟人过不去，想把人都他娘的憋闷死。”他三把两把脱下衣服，扔给赵大肚子就一头扎进了飞龙河，老半天没出来，早丫子赵大肚子感到不妙急忙跑回村里找人。人们问

他：“下去多久了？”赵大肚子说：“半个时辰了。”人们哈哈大笑说他：“真是大惊小怪，他比牛有劲，比龙会凫水？你又不是不知道，真是的。”“可我总觉得不对劲。”陈大肚子想分辩几句。人们不耐烦了：“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刘世理就是水里物，你说从何家窝棚到咱们屯少说也有二十里吧！他刘世理一头下去，一个时辰不到从你家后院又钻出来了，这么屁大功夫就有事了？”

但刘世理一头扎进了刚没人深的飞龙河就真的再也没上来，乡邻们都说是天意，龙归沧海虎归山林，该井死河死不了。

刘飞那时刚上了一年学，父亲没了他的学自然也上不成了。

村里人都是关里家闯关东逃荒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还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亲戚关系，自然要照顾他们母子四人了，大家一合计就让他当上了全村的猪倌，挣碗活命的饭。

夕阳西下，整个小山村都被涂上了一层美丽的红霞。

刘飞尽职尽责地把一个个小肚溜圆的猪赶回村子，打了三声响鞭，猪们便像得到特赦令似的，哐哐叫着撒欢跑回了各自的家。

村口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刘二、秃子、赵大姑娘都在其中。男孩子在打弹，女孩子停下了手里的皮筋在看热闹，给男孩子加油。

刘飞虽然可以挣钱养家了，但他毕竟是个孩子，见人家玩儿就跟热也想加入其中。

刘二说：“不带你。”

秃子说：“我们这，这伙要。”他知道刘飞的弹打得好，有了他加入，他们这伙就能扭转被动局面。

刘二把秃子拉到一边，小声说：“不跟他玩儿，他娘是破鞋，跟刘罗锅子。”

这话一字不漏地让刘飞听到了。他骂了一句：“你娘才是破鞋呢。”上去就是一拳，把刘二打得顺鼻梁子流血。

刘二捂着鼻子“你，你”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张着血糊连拉的双手向刘飞扑来，三捂扯两捂扯将刘飞扑倒在地，好一顿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住手，站起身喘粗气。那些小子没一个上来拉仗的，原因是打人的人浑身是血让人害怕，被打的人始终一声不吭让人胆寒，他们不知所措。

刘飞从地上爬起来，瞪着一双充血的大眼睛，轻蔑地瞪着刘二。

“瞪眼干什么，不服咋的？”这眼神让刘二心里有些发虚，嘴上又不肯服输，“不服再来。”胜利者刘二竟然不敢正视失败者的眼神，抹了一把鼻涕扭头想回家洗洗。就在他一转身之际，刘飞顺手抄起一根打蛋用的光腩柳条棍子，忽地一跃而起轮圆了照着刘二的头就是一棍子，那些看热闹的丫头小子吓得惊呼“哎哟，妈呀！”女孩子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刘二也听到了脑后棍子带动的风声，知道不好，本能的一偏脑袋虽然躲过去了，肩膀头子却实实在在地挨了一击。这一下刘飞用了全身的劲，刘二的伤痛可想而知了。“娘呀，”刘二大声哭，没命地逃，刘飞像一只愤怒的小老虎举着木棍一路张牙舞爪地追击，直到刘二逃回自家的院子，他还不依不饶在人家门口好一顿大骂，刘二爹出来吆喝两声也没好使，只好找来了刘飞娘。在两个姐姐的协助下，刘飞娘扯着儿子的耳朵回了家，这场战斗才算结束。从那以后村子里的孩子再也没有敢跟刘飞打仗的了，每每矛盾激化时对方总是说：“你没爹，我娘不让我跟你一样的。”其实心里是怵他打架手黑。

这次打架是因为刘罗锅子和他娘的事，说到根上还是他把这个事捅出去的。

他和刘罗锅子过不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百川东流归大海，一去不回还，万变不离根儿。”刘罗锅子第二百次用这话教育村子里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半大小子时，意外地遭遇了挫折，仿佛是西去的河水被突然折断的人云峰拦腰阻断一样，一时间上游河水暴涨，下游流断河涸，留下几条小虾小鱼悲愤而又无奈地苦苦挣扎着。

扭断山峰，倒转乾坤的正是村子里十二岁的猪倌刘飞。

此时，他就这样站在大孩子的后面贼认真地反驳道：“不对，我们村的飞龙河不就是向西流的吗？谁见它回来了？”

飞龙河的水的的确确是向西流的，它弯弯曲曲，清清静静，不紧不慢地悠悠西去。

夏日里，每当太阳的余晖把家家户户的房顶镀上红彤彤的颜色以后，刘二的奶奶便喊：“省点灯油吧。”

人们不可能都听到那老得比蚊子还小的声音，却都三三两两不约而

同地来到泉眼边。

人们在泉子边喝着刚打上来的泉水，边拉家常边讲瞎话儿，生活就有了滋味，也就暂时不管什么穷了富了的了。

刘罗锅子咂了一口水，用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喝了咱的水，再喝北京城的井水都没滋味。”开了今天闲聊的头。半老徐娘的刘飞娘放下二大碗附和道：“去年冬天我打水，一个过路人向我讨口水喝，我就让他喝了一口，你们猜他说啥，啧啧，他说：‘这水八成是从王母娘的瑶池里流出来的吧？真是提神呀！这辈子还头回喝这么甜的泉水！’”说完她率先笑出了声，人们也跟着笑。

笑过了人们就开始拿刘飞娘寻乐子：“当年你不也是被泉水甜迷糊了，才被刘飞爹抱进被窝的吗？”

刘飞带带拉拉地听人说起过这件事。那一年正是挨饿的时候。南方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大荒讨饭糊口，还是姑娘的刘飞娘，随母亲要饭昏倒在了飞龙泉边。正巧被前来担水的刘飞爹看见，刘飞爹给她一口泉水、一碗小米稀粥，救了她的命。她娘就做主把她给了这位憨厚的东北汉子。自己拎着半口袋小米回南方了。

飞龙泉是飞龙泉村的骄傲。

泉眼边聚堆的多是老人，媳妇。半大孩子们喜欢到村边的林子里藏猫猫。

刘飞不跟刘二、秃子他们般对般儿的男孩女孩满世界的疯跑，打水仗、藏猫猫，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坐在井台边，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有趣的故事。

泉子边一遍又一遍，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故事，什么棒打兔子瓢舀鱼，有个懒婆娘，日出三杆还不起炕，冻蒙了的野鸡钻进了被窝。她还以为是男人的东西毛茸茸地在腿间活动呢，骂一声：“死鬼，我还没睡够呢。”一把抓下去。其实钻到岔路口的是野鸡脖子……讲的人不厌其烦，听的人不烦其絮，听的人笑，讲的人也笑，笑疼了肚子，笑弯了腰。

在这里他知道了罗成、秦琼等英雄好汉，也知道了世界上曾经有过像武则天、花木兰这样的奇女子。

不知从何时开始，刘罗锅子经常讨好刘飞，偷偷给他买根麻花，冰糖

葫芦，间或还有糖和苹果这些只有过大年，家里才买上一点的好嚼裹儿。刘飞拿过来就吃，却始终不领情。

父亲过世后他一直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睡在一铺炕上。七月份的一天吃早饭时，母亲接过了大姐盛好的一碗饭，粗声对刘飞的两个姐姐说：“打今晚起，你们姐俩带着弟弟去西屋睡吧。”大姐香香想起了西屋那几只时隐时现有筷子那么长、极讨厌的大老鼠，心里怕得要死，在弟弟妹妹面前她又不肯示弱说自己怕耗子，就说：“西屋一冬没烧，太潮了。”

刘飞娘正给刘飞盛饭，坚决地说：“潮，烧一把火不就得了吗？这么多人挤一铺炕，热得都起痱子了。”

爹死后娘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见娘不高兴，两个姐姐不敢再吱声了，闷头吃着饭。刘飞像大多数女孩多男孩少的人家一样，受宠任性惯了，家里也只有他敢跟娘撒娇耍闹。有一次二姐掉了一根筷子，娘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娘一拍桌子吓得他一哆嗦饭碗掉到地上摔得稀巴烂，他想这回少不了屁股要倒霉了，急忙去捂屁股，没想到娘只说了一句：“下回小心点。”他见姐姐们没了嗑就说：“娘，我晚上不摸你奶子睡不着，我跟你睡。”娘拗不过他只好说：“好吧，但你晚上要规矩点，别老来烦我。”

当天夜里，两个姐姐就去西屋睡了。

夜里，刘飞被尿憋醒了，听到娘那发出了“吭哧”“吭哧”地叫唤，他以为娘病了，毛毛楞楞地起身点着灯。

眼前的情景把他惊呆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正趴在娘的身上“欺负娘，”由天而降的气、羞、恨像开闸的洪水汹涌激荡，他随手一划拉抄起扫炕笤帚，顺过把抡圆了狠狠地向那撅起的又圆又胖，一起一伏的大屁股打去。

农家的笤帚都是用高粱头脱粒后绑扎成的，不过分讲究美观只求耐用，因此做得又粗又大。

一笤帚打下去，那男人的屁股当即起了一条粗檩子，杀猪般地叫唤一声，滚下了娘的身子。刘飞这才看清那人的真面目，原来是“老绝户头”刘罗锅子。灯亮时，刘罗锅子就已发现了危险苗头，只是没来得及收拢家伙，刘飞娘正入佳境，直到身上的压力突然没了才睁开眼睛，看到的正是刘罗锅子狼狈得顾头不顾腚直往被里钻，儿子高举着笤帚像一只正扑向

敌人的红眼蜂的一幕。她的脸就羞成了一块红布。

她一把搂过儿子：“娘的心肝宝贝儿，别这样，你刘叔不是坏人。”随手解除了儿子的武装。

刘飞傻乎乎地问道：“不是坏人那他怎么骑在你的身上欺负你？”

刘飞娘忙捂住孩子的嘴：“你虎呀？胡吡吡个啥？娘肚子疼，刘叔是给娘治病呢，可别出去乱讲，听娘的话，你先睡觉。”

“不，我要看娘治病！”

娘说：“小孩子不懂事，看就不灵验了。”

刘飞用被子捂住头假装睡觉。过了一会，就听娘说：“我来试试。”他们在被窝里折腾了好一会，就听刘叔很沮丧地说：“可能是真的完了，听人说，正干事时，被惊吓后就会不中用。”

刘飞听不懂他们的话，只听娘劝刘叔：“没事的，明个就好了。”

第二天晚上，刘叔又来给娘治了一回“病”。

第三天早上起来刘飞就挨了一顿胖揍，打他时娘不问情由，也不讲他错在哪，只是一个劲地打，仿佛他把天捅了个窟窿，得罪了天老爷。

唐秃子的娘是个半大脚女人，双脚终因早年受“压迫”没能正常发育，这女人心眼儿好，见刘飞娘打儿子没死没活的就过来劝：“他大嫂啊，小孩子这么打可不是法儿，孩子做错事说说就得了呗，往死里打干什么呀？没爹的孩子命苦哟，再者说，养儿防备老，将来你还不得依靠他？”

唐秃子娘一劝，刘寡妇哭得更甚了，手像是打拍子似的不住地拍打膝盖。这工夫邻居刘大姑娘几个年轻女子和刘飞的姐姐也赶了过来拖住了刘飞娘。小脚女人乘机扯了刘飞往出走，嘴里不住地叨叨：“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找秃子玩去，等你娘消了火气再回来，小孩子家不懂大人的心，恨铁不成钢噢！”

刘飞本是个嘴快肚肠直的孩子，心里装不住二两半香油，几句话便把前几天晚上刘罗锅子给娘治病的事，给掏了个一干二净。秃子娘听完乐得小脚在地上足足捣蹬了一分钟，就像两个兴奋的捣药锤子：“你这个二X小子哟。”拍手打掌地乐，眼泪出来了，用手一抹还乐。

坛子嘴能扎住，人嘴是扎不住的，这件事自然被传得沸沸扬扬。

二

十八岁的刘飞有两手绝活，一个是百步穿杨的枪法，这一点继承了他父亲黑山第一炮手的基因。飞龙泉的男人冬天都要上山打猎，父亲死时他还没有老洋炮高，就背上枪跟叔叔大爷们进山，初时人家嫌他小不领他，他也不硬缠着人家，自己背着枪在山边子转悠。他天生就有枪缘，第一天出去打了三枪就给娘抱回只又大又肥的野鸡，从此越发不可收拾，几年下来已经成了炮手们的骄傲，人们都说他是龙王爷的儿子天生就会凫水，神炮手的儿子天生会使枪。第二是飞石，五十步之内说打你鼻子不带碰你眼睛毛的，这手功夫是他放猪放出来的。

刘飞辍学后就给村子里放猪。每户年底都按猪的数量给他一些工钱，有的人家条件不好就在杀年猪时给些肉来抵。这一放就是八个春秋，当年的毛头小子已经长成了虎背熊腰的大小伙子。四方大脸，额头比一般人都宽，显得本来不算小却很有神的眼睛反倒不那么出众了，下身穿着青色旧裤子，高挽着裤腿，光着上身，健壮的胸肌突突乱跳，右肩背着一支老洋炮，左手挥动着一件对襟褂子，驱赶着一群猪来到一片水草丰美的山坡上一撒，任猪们自由的拱食，自由的嬉闹，自己跑到五十米开外的树林边找一个即可随时掌握猪群的动向，又可把自己隐蔽起来的榛柴棵子。刚坐下来，就有一只野兔从林子里探头探脑地向草地走来，他取枪、开机头、瞄准、击发，这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枪声一响，兔子一头栽倒在地。刚来就有收获，看来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他看看蓝天白云，心情好极了。枪声使猪群受了惊吓，一个跑都跑，眼看着就要窜进树林子了，猪一旦进了树林就不好找了，刘飞眼明手快从地上拾起一个石子，一扬手正中跑在前头的那头猪的大嘴巴上。头猪“嗷”的大叫一声调头扎向另一侧，刘飞又投出一块石子，又正好击中它的嘴，猪群又扎向山坡下，他再发一个石子。每击必中其嘴，这样折腾了几个回合，猪们终于筋疲力尽，服服帖帖地回到了原地。

“好功夫，看来神炮——刘飞，果然名不虚传。”一个一身洋学生装，仪表堂堂的高个子青年站在刘飞的面前。显然是在刘飞饶有兴趣地教训猪

的时候人家已经到了。

“我说你是谁呀？”刘飞的态度不是很友好。

“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娘的，俺们家没阔亲戚。”刘飞仔细打量着这个人，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还跟小时候那样，张口闭口不离娘。”男青年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轻轻地抽了刘飞一下说，“我是张家油坊的张甲洲呀，当真认不出来了？”

“哎哟，娘的，咋是你呀？”

那年，刘飞到了上学年龄，爹娘合计想让孩子上学识几个庄稼院字，可又请不起先生，想来想去，决定去求山南的大地主张英。张英为培养儿子特意花重金从省城请来了一位先生，放出话来说四乡八邻的儿童都可免费来学。他父亲厚着脸皮跟张英一说，张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样刘飞和张甲洲成了同学。一年后刘飞的父亲溺水身亡，刘飞失学，从此二人一直没见过面。

“我听说你不上京城读洋学堂去了吗？”

“什么洋学啊？是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学校，叫清华大学。听说你如今是远近闻名的神炮手了，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应该叫你神炮双绝才对。”

“什么双绝？”刘飞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自己，觉得新奇。

“枪打得准，枪响见物是一绝；石头撇得准，专打猪嘴不又是一绝吗？”张甲洲笑着说。

“这个呀，娘的，可不是吹，要论打枪和撇石头，老子至今还没遇见过对手。娘的，炮手会那些炮手都不是我的个。去年龙泉烧锅的龙掌柜，想花二十担米请我去给他看家护院。娘的，老子才不去给那个守财奴当狗呢。”

“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吗，好啊，男子汉大丈夫就应有远大的志向，岂能给这些压迫人的人当鹰犬。”张甲洲赞许地说。

“娘的，我这个人生来就看不起狗仗人势欺负人的人，宁可一辈子穷死，也不做下三滥的事。”

“可你也不能一辈子老放猪啊，男子汉志在四方，总要干一番轰轰烈

烈的大事。何况现在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日本人侵略我河山的野心，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娘的，我一个放猪的能干什么？送给你两头猪我都做不了主，这些猪都是别人家的。”

“你可以走出去呀？”

“走出去干啥？也跟你一样当洋学生？俺可干不来。当年在你家学的那几个字，差不多都就饭吃了。”

“你有这么一身本领不如去当兵。”

“上哪儿去当兵？”

“去东北军吧，日本人炸死了张大帅。如今，掌大权的是少帅张学良，他跟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一旦时机成熟他肯定能抗日。”张甲洲又说，“我有一个熟人去年到东北军当参谋去了，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找他，凭你的一身好功夫，将来说不定能当上将军元帅呢，像秦琼、薛仁贵那样，不比你窝在家里放一辈子大猪强？”

几句话说得刘飞热血沸腾，多少年来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跨马扬刀驰骋疆场，亲手把皇帝赐的风冠霞帔给赵大姑娘戴上……赵大姑娘是赵大肚子的大女儿，人称飞龙泉边金凤凰，是他中意的女人。

“你想什么呢，到底愿意不愿意去呀？”张甲洲见他沉思不语问道。

“我愿意。”刘飞生怕他收回刚才的话。

“好，我这就给你写。”他从口袋里取出自来水笔和纸给刘飞写了一张字条，刘飞接过来瞧瞧，能认识的没几个，折好揣了起来。

此时，张甲洲已经是北平著名学生领袖，中共党员。他利用回家休假之机，广泛联络有识之士以便他日之用，他动员刘飞当兵就是为今后发动起义准备军事骨干。

傍晚，刘飞把猪赶回村子，“啪啪”抽了三声响鞭，训练有素的猪们得到了指令，撒着欢奔向各家。他回到家把兔子往外屋地上一扔，喊了一声：“娘，兔子放外屋地上了。”拿起水缸盖上的葫芦瓢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刘飞娘答应了一声，放下手里正纳的鞋底说：“俺这就去拾掇，给你做饭。”说完从炕上溜下地来到了外屋，又问了一句：“今天怎么回来这么

晚啊？”

刘飞把瓢放回缸盖说：“我想去当兵。”

刘飞娘愣了一下神，问：“当兵？上哪？”

“去沈阳，投东北军。”

刘飞本来一直在琢磨如果娘反对，自己该怎么说服她。没想到娘一口应承了，还说：“男子汉大丈夫出去闯荡闯荡，混个一官半职的，将来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娘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老是想娘是为了和刘罗锅子来往方便才这么狠心的。

三

第二天，刘飞到洼兴桥，把去年冬天存下的五张鹿皮子，卖给了皮草行的张大爪子，凑够了路费。娘给他找了一块蓝包袱皮，把他的换洗衣服包好，问他：“不跟赵大姑娘打个招呼？”他说：“人家对咱没一点意思，咱还非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啊！”把包袱往身上一背，到兴隆镇坐火车来到了奉天，一路打听着来到了东大营。

刚到营门，刘飞正想向哨兵打听陆参谋，身后开来了一支队伍，中间是一辆黑色小汽车，前后各有四十名卫队，一个个是军容严整，步伐整齐，踩得地“咣咣”直响。他想这么牛，车里一定是个大官。脚不由自主地跟在队伍后面往里移动。哨兵一看他这身打扮把枪一横，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刘飞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队伍上了，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说：“我跟那个陆参谋是亲戚。”哨兵一听“啪”的一个立正：“进去吧。”

刘飞不知道陆参谋正在那支队伍之中，他说“那个”本来是他的口头语，一紧张就溜达出来，哨兵误以为他是陆参谋带进来的呢。

刘飞跟着这支队伍来到了靶场，队伍停下，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一身戎装、英俊潇洒，女的美丽端庄，气质不俗。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张少帅和他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

自从皇姑屯事件，一代枭雄张作霖驾鹤西去，张少帅化装从前线回到

奉天，解内忧排外患，党政军国要务集于一身，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赵四小姐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想方设法给少帅排忧解难。这天正好少帅难得没事，她提出去打枪，目的是让张学良散散心休息休息。张学良本就是个性情中人，一听欣然同意。

警戒的、报靶的、提枪的、压子弹的人员各就各位后，一个青年军官跑步来到少帅和赵四小姐面前报告：“射击准备完毕。”二人开始射击，先是短枪，后是长枪，每一组五发，一连打了五组，张少帅是十中八九，四小姐十中六七，卫队喊好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刘飞想打个假小人这枪法还值得叫好，真是好笑。有道是你想就想呗别整出声来，他却偏偏就笑出了声，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什么人？”一声断喝，十几支枪口同时顶上了他的脑门。

他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举止就叫麻爪，我，我，我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我找陆宗祥。”

“别胡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刚才报告的那个军官声音颤抖地说。

刘飞一听急了，忙从怀里掏出张甲洲的信递了过去：“我这儿有信。”

那个军官接过信看完，又问了他一番身世，然后跟张学良说：“是我的同乡，北大学生张甲洲介绍来的，慕您的威名前来投军，以图效忠将军的。”

张学良毕竟年轻气盛，心想：“老子虽然不敢说是勇冠三军，但也是南征北战久经沙场的人，你个屯二迷糊竟敢笑话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脸上的表情自然是有愠有怒，说：“你是在笑话我的枪法吗？”

偏偏刘飞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你的枪”。刘飞想说你的枪法本来就不怎么地，他们还咋呼成这样，这难道不可笑吗？他的话刚说了半截，身后突然飞来一脚。这一脚既快又狠，刘飞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来了个狗吃屎。

陆宗祥明白他要说什么，吓得脸都绿了。想你个愣头青，少帅面前还敢胡说八道，真是不知死活，你不想活了，不得连累我吗？情急之下上去就是一脚。

这一折腾，少帅脸上出现了一抹杀气。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逃不过冰雪聪明的赵四小姐，她必须阻止少帅发火。一旦发火传扬出去别

人会笑话少帅没胸怀，跟一个二杆子斗气，有损少帅的威名，想到这她不慌不忙地说：“一个三军统帅贵在统驭三军，决胜千里，枪法好坏不是主要的，就像刘邦，自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三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可见将帅的能力在于统驭，而不在于具体技能，比如一个军长、师长能指挥千军万马，但要是摔跤可能连眼前这个毛头小子也敌不过，你们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有。”

刘邦、萧何、韩信，刘飞倒是听说书的说过，但刘邦说的话他一句也没听明白，倒是眼前这个气质优雅的女人说话的神情很养眼，话语很中听。

赵四小姐这话，明着是说给刘飞和眼前的各位官兵听的，其实是专门说给张学良的，意思是咱一个三军统帅跟个小农民叫什么劲啊，传出去不好。张学良岂能不知，听了赵四小姐这番话，气立刻消了。他问：“你是来投奔我东北军的吗？”

刘飞爬起来胡噜一把身上的土，摸摸屁股感觉有点疼，想这小子真他娘的狠，半天没答话。这一来可把陆宗祥吓坏了，急得抓耳挠腮，一个劲地打手势、使眼色，可刘飞连看他都不看，只好小声提醒他：“少帅问你话呢，你不是来投军的吗？”

刘飞说：“这不废话吗，不投军我来这干吗？”话一出口才想起刚才陆宗祥称那个年轻人为少帅，他一激灵眼睛瞪得有豆包子那么大，“哎哟我的娘哎，你就是张少帅？”

张学良见他一惊一乍的样子觉得很有趣，微微一笑：“本人正是张学良，你为什么要投我的部队呀？”

刘飞想：为啥？为了立军功当将军，骑骏马，用八抬大轿把赵大姑娘抬进门，可这话能说吗？该怎么回答呢？

他正琢磨该如何回话，陆宗祥可憋不住了，他一见少帅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小子，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忙说：“我这个亲戚早知道在下，遇到了英明神武的明主，特来投靠，以图为少帅您效犬马之劳。”

刘飞对他的第一印象差劲到了极点。一看他这副奴才嘴脸气就不打